

浮世绘

爱情是一份真正的自助餐，我们吃一小半，浪费一大半。

——莱奥瑞德

我离开了你，朝着故事的结局走去，沉入幽暗的光中，看见你坐在树

下，目光平静，保留着对世界最初的直觉，和一生都无法剔除的隐痛。

——马莉

回忆的功能，是让我们看到过去的限制，激发突破的意志，提高受伤的免疫

力，追求现在和将来更大的幸福。

——素黑

你是从画上下来的，我们都是，我们为人之前都是在画中。永恒是一幅无涯的壁画，我们是其中的一

抹颜色。

——王朔《致女儿书》

夏日曾经很盛大。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暮上，让秋风刮过田野。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，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

候，迫使它们成熟，把最后的甘甜融入浓酒。谁这时没有房屋，就不必建筑，谁这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，就醒着，读着，写着长信，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，当着落叶纷飞。

——里尔克《秋日》

女子兵法

冯雪梅

装修就是热恋一场

周

如果你遇到一个人，行色匆匆作患失常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；眼圈发黑而带倦色的同时，双眼熠熠发光；24小时手机开机，一会儿一个电话，时而低声下气软语温言，时而大呼小叫气急败坏；常常精神亢奋偶尔神色空茫——他(她)要不是在热恋，就一定是在装修。

装修和恋爱，有一个最基本的共通点，叫作“折腾”。这个本质特征，早有智者为我们指出过。梁实秋有言：“若想一天不得安，请客；若想一年不得安，盖房，若想一生不得安，娶姨太太”。我辈晚生，允许盖房和娶姨太太的年月都没赶上。装修跟新盖回房大致相仿，恋爱肯定比娶姨太太繁复耗神，总之，都不是什么让人安生的事情。

不得安生，特别折腾，心怀美好的期待，身历过程的痛苦，无数琐碎细节纠缠，倾尽心力搭上体力，这都是装修和恋爱共有的特质。

装修伊始，动工之前，满脑子都是一个梦想中的家，那些设计图、效果图，张张都是理想中的模样。所谓梦中情人，让你一见之下，愿意豁出时间、精力、心思、金钱去追求。这是心动期。

跟着是装修的痴迷期。你兴致勃勃、不辞劳苦地开始出没各类建材装饰市场，从地板、马桶到窗帘配饰，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心甘情愿地奔波，花钱如流水。

我认识一对情人，女的住北京东四环，男的住金融街，女的爱吃北京石景山某小店的一种广式小吃“肠粉”，男的每天清晨从金融街乘地铁至石景山，买了用保温饭盒送到东四环，陪着吃完再回金融街上班。在高峰时间的北京做这种环城旅行，你懂的。

痴迷期一般比较狂热，忘我投入，不计成本，再怎么付出都是甜蜜的。

过了这种短暂的花钱跑腿还美滋滋乐颠颠的阶段，等待你的是漫长的相持期。

随着工程的推进，麻烦接踵而来。今天要找煤气公司改管道，明天发现原设计根本没法在施工中实现，后天楼下邻居天花板漏水找上来了，要不就是定做的门尺寸出了差错，诸如此类，具体参见各大装修论坛的长篇倾诉体装修日记及投诉。

热恋中的情人开始拌嘴了，从最初怎么看都顺眼，到发现差异和分歧，有试探有斗气，有纠缠有不舍，生活进入一个磨合的过程，甜蜜还在，痛楚也来了。相持期的长短，取决于甜蜜多还是痛楚多。

如果后者越来越多，倦怠期的出现就是铁定的。

装修到后来，大部分人都累得不行，从身体到精神，几近崩溃。最初的热情消磨殆尽，花钱到手都软了，每天说服自己“九十九个头都磕过了，就差最后一哆嗦”，一门心思盼着早完早了，赶紧有个结果。一段热恋的尾声，大体如是。

很多人装修之后都说，“脱一层皮”；很多人投入地爱过一次之后，不但脱皮，整个人直接脱胎换骨。在激发人的热情、消耗人的能量方面，装修和恋爱有异曲同工之效。

所以有人出来总结经验教训，希望减少消耗提高效率，出现了各个版本细致入微的装修攻略。但这种事，也和恋爱三十六计之类一样，看着玩玩罢了，专家和过来人说什么，都只能听个大意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事非经过不知难。这本就是一种除非身历不能成长的经验，这一点上，装修和恋爱，也是令人发指地一致。

比这个令人发指更加令人发指的是，无论多么精益求精、美轮美奂的装修，入住之后，臭美了俩月，带了几拨亲朋好友参观赞叹之后，也就看熟了，习惯了。兴奋期一过，哎，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。当初的梦想家园，如此而已。

再过俩月，种种的不趁手之处开始冒了出来，你不时忍不住念叨：怎么没在这儿安个插头呢？这里该有个挂钩的呀。

没有完美的装修，就像没有完美的爱人。

有人因此选择重新装修，虽然重装过了风格大变，也未必就比旧装修下过得舒适，但对他而言，新的就是好的。虽然抡起大锤砸烂旧世界，比装修毛坯房费劲多了，拆原来的装修就成本不低。但他迷恋的是心动期和痴迷期的体验，那种吸引力足够强大。这类人一般都勇气十足，精力体力充沛。

多数人也就不完美的装修中一天天住了下来。其中粗粗些的，既不弥补也不维修，任由各种不趁手持续发展放大，这里泡水里开裂，直到有一天发现竟然没法住了，非重装不可；那些背花心思的，在软装上大下工夫，窗帘布艺，花草熏香，挪个家具换个饰品，有点什么不坏大发了就及时修补，住得会长久和愉快些。

装修就是热恋一场，不怕折腾的，多恋几次也无妨，挺高峰体验的，但除非想专业干包工头了，机会也不是无限多；不爱折腾的，想清楚什么样的装修适合自己，争取一次到位，努力维护，长住久安。

短信在五点一刻翩然而至：6点之前过来。

男人不明就里：为什么？给你送饭。六点半去洗澡。

女人在两个家之间奔忙。自己家有一个只在厨房做沙拉的丈夫，娘家有一个体弱多病的母亲。照顾两家的老小，然后，忙里偷闲，过自己的日子。

离了她，男人就生活在不是“自己的”家里。他找不到突然所需的那些个东西：手套，开瓶器，备用颜料，以及，多出日常分量的咖啡。如果他临时变换惯常的生活模式，就会像出错的计算机程序一样，导致死机。

没有人限制他的自由，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动却处处掣肘，让他心烦意乱——如同你在电脑上习惯了一种输入法，换一种的话，你会想砸了电脑。

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，怎么形成的？他仔细思忖。

衣服。对了，原先喜欢的不是这个牌子，后来，在她的建议下试穿，之后，就在赞许欣赏的目光里换了装束。

沙拉酱。以前的口味偏甜，她制作沙拉时喜欢用酸奶和柠檬，慢慢地，味道就变了。也很不错，反正现在用不着自己买调味品。“营养”食品也都安放在冰箱里，以供随时取用。它们已然左右了他的味蕾。

咖啡。原先的牌子，没变。只把大包装换成了独立的小包装，确实很方便，唯一的麻烦，超过了“适量”，就很难找到“备份”。

汽车。变成了SUV，要给他搬画框、运器材、装行李。当然，她是一个很称职的司机，他几乎不用自己开车了。

噢，客厅里的花换成了百合。很好，比原先的雏菊漂亮，而且，花香怡人。他已经爱上了它们的气息。

没什么不对。一切都井然有序，按部就班，没有违背他的意愿。

只是，束缚无处不在，可你感觉不到。在貌似自由的选择下，心甘情愿被套牢。

女人是家养动物，男人是野生动物。表面上看，他们喜欢放养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他们被圈养在

情景

牵手 张茂/摄

爱情的伊甸园，却浑然不觉。

《双食记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影片中的男人，游刃有余地在妻子和情人间穿行。爱他的女人们笃信“留住男人的胃就留住了他的心”，都以满含深情的食物“喂养”他。男人最终被滋养得病人膏肓，那些精心烹制的饮食相敌相克，以致成慢性毒药。随时切换角色的男人没有想到，超级厨师——妻子——不动声色、有条不紊地操控着一切。

不管是爱情的女主角，还是家庭的女主人，都有着天然的控制欲。感情只有在把握中，才安全，也才能朝自己期许的方向发展。女人们的心里，多半有一个超越凡尘俗世、充满想象的爱情伊甸园，她们以这种完美的情感范式，改造现实生活。而在实现既定目标上，女人比男人更执著，更有韧性和持久战斗力。

有本性的差别。男人偏好占有，女人倾向管控。占有的对象时常不同，管控的目标往往单一。无法占有，让男人痛苦沮丧；失去控制，让女人焦虑不安。男人视野之内，绝不只有围城内的窄小天地；女人目光所及，多半是自家园子里的一亩三分地。

这就决定了两性关系中，男人要被约束，被管理，被调教，被圈养。女人的理由很简单，爱我，就听我的。她们一般都认为，这是为了男人好，为了家好，很少有人坦诚自我控制的欲求。迫于无奈，或者息事宁人，只要情分还在，男人多半会让步。而这时，又成就了女人的不依不饶，步步紧逼。结果必然是抵抗，乃至对抗。

软抵抗者，心不在焉，口是心非；硬对抗者，移情别恋，毅然绝别。

管与被管，较量的是技巧的高下优劣。同是圈养，有人直接用栅栏围起来，严防死守；有人学诸葛亮孟获，欲擒故



纵；有人放风筝，天高云淡风轻，线轴于遥远处若隐若现……

如若不希望你管理的对象造反或者叛逃，他必须有自由生长的空间，有随心所欲的可能，有死心踏地的理由。有天性好淡者，也有在喋喋不休中，被迫沉默疏远者；有越轨者，亦有不堪敲打，被逼出围城者。对弈之时，胜在收放自如、松弛得当、进度有度。

男人感恩：要是应酬晚归，她会打电话来，一定不是催你，而是让你知道她的关心。一个男人，要是被老婆的电话逼回家，多少有些没面子，甚至烦心怨怼；要是被爱人的关照引回家，满足之余心生感动。

有些时候，婚姻确实会重新塑造两个人，所谓的理想爱情，不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？可是，不管是另一个新人，还是彼此融合的另一半，都是有性格、有习性，有生活经验，有思想的独立者，所有的重塑与磨合，都源于此。

爱情的掌控之道，很像一道选择题：你来还是不来？或者，你自己来，还是接你。前者，可能选择不来；后者，答案只能是一个：来。

擅长出一道题的女人，通常冰雪聪明。

许革

设计感



兰格格/文并图

艺术家的“农夫市场”



自产农产品：有机蔬菜、水果和鲜花，还有自家烤的面包糕点、自酿蜂蜜、自制奶酪、果酱、罐头、烤香肠等。二是工艺品：手工首饰、木质家具摆设、手织毛衣帽子、手染的布料，还有各种油画、水彩画。三是食品，好几处卖自酿柠檬水、家常咖啡的地方，随处还可以坐下来买一个祖母烤的麦圈、土耳其饼……边看风景边吃小吃。市场里不缺乏音乐，有一个长胡子的歌手，手抱吉他，边弹边唱。

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喜气洋洋，生机勃勃，人们笑意盈盈，好像不是来买卖倒是像来参加聚会。阳光、色彩、空气中食物水果的芳香，还有温暖的人语嘈杂、动听的现场音乐，一切元素都如此完美，似乎有好莱坞导演在设计 and 布景。如果有，这是一场人间喜剧。

好像每个欧洲城市都有这样的周末市场，大都在广场空地上。这个传统要从中世纪农夫们把多余的农产品摆出来自卖算起，俗称“农夫市场”。今天，市场的摊主大部分并非农夫，他们卖的东西也早已突破了农产品。所以，是旅游者向往当地风土人情最好的地方，要是拿了当地的货币，再和摊主为了一个法国香梨讨价还价，才是最物有所值的民俗体验。只是因了欧洲古典低沉的城市风

格，那些小市场没有美洲这般色彩明艳，热情洋溢。

赫赫有名的美国西雅图的“派克市场”（Pike Place Market），也只不过是一个大号的“农夫市场”。不仅农民来这里卖菜，渔民也到这里来卖鱼虾贝蟹。据说里面一共有200多个摊位，200个手工艺人，还有超过250名的街头艺人每天在这个市场里游荡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这个市场里艺术家的数目已经超过农夫。

市场对面就是全世界第一家“星巴克”咖啡店——他们也是从在农夫市场卖咖啡起家。上世纪60年代经济衰退的时候，渔夫打来的鱼虾卖不出去，他们就把手鱼敲碎了加奶油做汤，自创出了后来风靡世界的海鲜巧达浓汤（Seafood Chowder）。这才是生活艺术最精粹的地方。

我们这个城市里也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农夫市场。邻居家一个当工程师的洋大爷，平时喜欢做木工，周末常拿出自己用各种木料、树根做出的木碗、木匣子到市场去卖。让他最自豪的是用烙铁在木碗底下烫出的签名，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艺术家。

我的一个朋友的正式工作是连锁咖啡店糕点主厨，她总是把自己画的画画托给有摊位的朋友到市场去卖，据说很受欢迎。

这些市场，让你活着活着就成了艺术家，还是一个有市场潜力的艺术家。

彭霞

他，没考上大学，跟着父亲经商。

十多年后，他和她都已结婚生子。她成了那所中学的教学骨干，而他，却成了身家好几百万的公司老总。

他开着车送自己的儿子到学校时，竟然意外地遇见了她。此时，她的眼角已有了细小的皱纹，而他，却变得稳重而又儒雅，全没了当年的顽劣。

老同学相见分外高兴，免不了寒暄一番。有一件事，她闷了很多年，现在一定要弄个明白——当初，他为何总跟自己过不去，她很想知道答案。

他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：我喜欢你，可你那时好高傲，我想尽办法与你套近乎，你都不理我！

原来爱情还可以这样表达。当初的她哪里知道，有时，当爱情靠近，不是甜腻腻的滋味，而是刺痛你，却并不伤害你。

刺痛

她成绩优异，却冷淡，谁都不愿搭理。高三那年，后排座位的他总是令她生烦。趁她站起来时，他会偷偷拿掉她身后的椅子，然后见她坐下，扑通一声，摔倒在地。她面露愠色地爬起来时，身后的他却是一脸恶作剧得逞之后的坏笑。

连续遭遇几次同样的“惨剧”后，她终于将此事告诉了班主任。结果是，班主任罚他写了长达3页的检讨。

本以为，经历了这次严惩，他再也不敢烦她了。谁料，就在第二天，她的抽屉里又多了一条大青虫。她尖叫着将青虫摔

到了地上，他却哈哈大笑不止。她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。

此后，他似乎处处与她作对，时不时就拿她开涮：在她的抽屉里放一条玩具蛇，拿镜子朝她脸上反射阳光，悄悄剪掉一缕她拖在身后的长长马尾。

她弄不明白，他为何只是针对自己。她气得咬牙切齿，却束手无策。因为，他是差生，连班主任对他也无奈何。检讨写了无数遍，可改变却微乎其微。

后来，成绩优异的她顺利上了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到一所中学当了教师。而

每天早上都觉得头发到了越来越不能容忍的地步，长了，乱，没型。还想再忍几天。一是，弄头发实在是个体力活，为了一次性解决烫发和染色，每次都要坐五六个小时，不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是鼓不起勇气进理发馆的；二是，门口那家发屋的首席走了，在里间VIP室的助理是总监，我只找他剪过两次头发，不知道彻底弄一下，我们是否值得信赖。

我那个合适的理发师不易。怪不得我弄头发时总看到从大老远过来的人找那个首席。

这个首席之前，我的头发交由杨迪负责。

闺蜜说这些年来她只跟杨迪提起过两次对头发弄成什么样子的意见，每次杨迪都很不高兴，他实在是大自信了，由不得别人拿主意。

杨迪是闺蜜家门口那家美发店的首席，我跟着她也追随两年了。

我记得第一次找他打理发时，头发烫完后我还真没看出效果来，觉得跟烫之前差别不大，心里有些失望和隐隐的担心。随着杨迪笃定地一剪刀一剪刀下去，发型轮廓一点点显露出来，我的笑意也一点点从眼睛、嘴角，以及最后的感谢话语中流露出来。

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人。对着各种各样的人，急需修剪的头发，脑子里面居然就有了整理好后的效果图。别说服装设计帅了，我一美女朋友，常常能就颜色搭配、款式协调，提出匪夷所思的想法，往往却能达到独特别人的效果，偶像啊！还有那些厨师，能将不搭界的食材混合出令人难忘的美食，不是天才是什么？

我最欣赏的女性特质是聪明，对于自己的中规中矩十分无奈，只好有意无意地加繁菜鸟先飞的步伐。

比如，我有段时间超级迷恋数独游戏。中学的时候我数学很好，如果不是物理的力学部分被那段时间频繁替换老师给耽误了，我一定会学理科的。虽然

分析了优劣势之后选了文科，但我在文科班依然是以数学好而被人佩服的，因此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对数字，我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敏感性。无意中在晚报上发现了这种九宫格游戏后，我开始自己琢磨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，就是临睡前躺在床上，强按住急迫，将晚报各版看完，然后单拿起都市休闲版，开始我的数独之旅。终于，每天两道题已经远远不能满足，我购置了数本各级别的数独题库，甚至托人从日本买了数独的书和专门的掌上游戏机。

某天，跟人聊起我对数独的痴迷，并显摆我的自学成才和智力锻炼时，那个专事游戏设计的理科男很是淡淡，提起他们设计游戏的过程，照我的联想，如果类比到数独上，就是将9个1到9进行程序化的排列组合，然后按难易程度的程序，将填满的数字规律性地抹去，如此这般，造就了数独爱好者的乐园。我既愤怒又沮丧，整个一高高在上的先知，看着那些蒙头胀脑的傻子努力来努力去嘛。于是，那些书啊游戏机的，立马被我束之高阁。

很早的时候开始，我就爱看悬疑小说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希区柯克们的作品，甚至早年间《啄木鸟》杂志，都是我的心头肉。一点点拨开迷雾，一次次为自己未落入陷阱而自豪，我真是享受发现真相的过程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晚上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我半躺在床上，正惊悚刺激地大动脑筋呢，忽然一个闪念，我费尽心力发现的哪是真相啊，到最后，发现的明明是作者的设计而已。这种感觉糟透了，我觉得我在媒体工作20年了，几乎从未当过记者，特别畏惧调查性报道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，怕我自己的先入为主，使得调查出的并非真相而是照着印证我直觉的套路完成采访，那可不仅仅是麻烦，不仅仅是不能客观不真实的报道，轻了说是在误导读者，重了说，简直给单位抹黑。

我知道我钻了牛角尖，但没办法，这胃口说倒就倒。其实胃口倒了也没什么，无法是改好另一口罢了，问题是那种感觉，倒胃口的那一瞬间的感受，影响深远。

跟一智者说起这事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，游戏是别人设计好的怎么了，不是真相是人家的设计又怎么了，你享受了过程，那种愉悦的过程，不就是满足吗？再说了，人类一思考，上帝还发笑呢。再刨根究底，你自己都被解构了。

不知道是他的话，还是跟他交流的过程，抑或是单纯的时间流逝感觉不再，我忽然就钻出了牛角尖。

下午3点，我只要有空就按时蹲守的网店上新链接提前贴出来了，我一件件仔细浏览，忽然发现了那件标题为“具有设计感的外套样衣”，两眼发亮，估计了一下单位的网速，绝对抢拍不到，于是开始央求早已成了朋友的店主，让她撤下来单独给我。没办法，一看到“设计感”，仍然是无法拒绝不容错过。